

大风丛书

乡关

江天德 著

Dafengcongsh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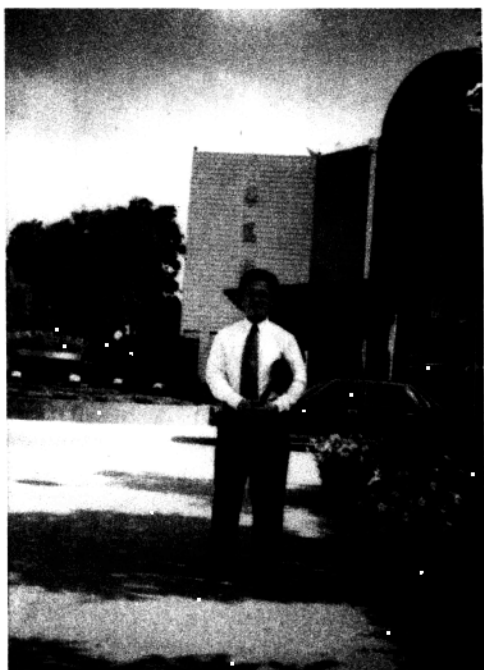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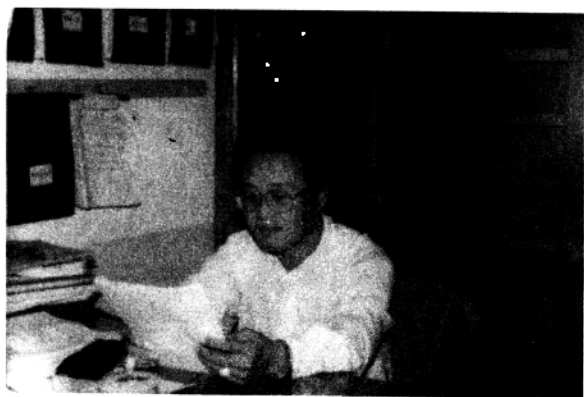
作者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岩（1996年4月）

江天德，笔名：江峰，男，属兔，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莲花山下嵩溪镇上坑亭村人。曾经搞过建筑、挖过水井、炸过石头、做过砖头、种过田、当过村干部；后来，被招聘为国家干部，任过宣传干事、副乡长、副镇长、副书记，在外资企业担任过董事长代理人，在乡镇企业兼任过厂长、总经理；现任清流县委文明办副主任，三明市作家协会会员。爱好文学，执著追求。在《福建日报》、《福建老年报》、《三明日报》、《三明侨报》、《文明纵横》等报刊、杂志以及电视台、广播上发表多篇散文、诗歌、随笔、新闻报道等作品。出道迟，但收获颇丰。业余时间喜欢武术和拳击运动。

作者于漳州市考察留影(1996年春)



作者于办公室(1997年夏)



作者于武夷山考察(1997年秋)



作者与妻子、儿女在家乡欢度春节(1999年春节)

目 录

第一辑 乡关情思

美哉，莲花山·····	(3)
莲花山怪松·····	(5)
撕裂的柳·····	(7)
村头那颗枫树·····	(8)
母亲，我好想您·····	(10)
山里人·····	(12)
难忘母亲煮豆浆·····	(14)
嵩溪圆冬节·····	(16)
嵩溪“板龙灯”·····	(18)
作陪郎·····	(21)
买书的回忆·····	(24)
有朋友就有财路·····	(27)
人生之顺逆境·····	(30)
换位思考·····	(34)
脆弱的土楼·····	(36)
乡村变奏（三章）·····	(40)
话说灵地凉亭·····	(42)
山城处处春意浓·····	(44)
钟爱体彩·····	(46)

第二辑 清溪浪花

标分：0分	(51)
看《八品乡官》说乡镇干部	(53)
由辛弃疾想到李昌平	(56)
清流“江”姓溯源	(59)
“江”姓入闽始祖祖孙三代简志	(61)
淡泊	(63)
聪明的妻子	(64)
心花怒放	(65)
读书是人生的操练	(67)
也谈“小人”	(68)
得失之品味	(72)
作文与作拳	(74)
漫话清流	(76)
“乞讨”的滋味	(79)
抓“冬翻土”	(81)
乡镇干部的心里话	(83)
送温暖、献爱心	(89)
可贵的敬业精神	(91)
我当村干部	(94)
感谢组织	(97)
说文凭	(100)
古今精粹、资政育人	(102)
献计治奸商	(104)
与人为善	(105)
慧于内而秀于外（一）	(106)
慧于内而秀于外（二）	(108)

企业在困境中的战略选择	(112)
对加强村级组织建设的思考	(115)
灵地镇姚坊、江头电站改制走笔	(120)
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是必然的选择	(127)
对嵩口水泥厂现状及对策的思考	(130)
嵩口水泥厂实行风险抵押租赁经营的几点建议	(138)

第三辑 乡野芬芳

朝间同出夜同眠	(143)
学生巧对先生	(144)
老和尚卖灵药	(145)
爱讲官话	(146)
见了仇人不要命	(147)
狭路扛棺	(148)
下次多给	(149)
请佛西天去	(150)
巧对识奇才	(151)
啼笑皆非	(155)
风水先生没地埋	(156)
看我两文钱	(157)
铜钱二厘	(158)
拜年	(159)

附录:

你永远是我兄弟	台湾·许育智 (160)
良师益友	清流·邓壬成 (162)
冰里的温情	三明·詹昌政 (164)
后记	(166)

第一辑

乡 天 情 思

美哉，莲花山

莲花山是清流县的自然保护区。这里，海拔 1110 米，位于嵩溪镇和东华乡交界处，呈东南走势。这里，山高路陡，溪流交错，峡谷幽深，令人向往。山珍野味，随手可得，奇花异草遍地；竹海连绵，松涛阵阵令人陶醉，是天然的氧吧，是假日渡假登山休闲的好去处。

你可以乘车到原 0 七厂的分水凹，开始登山。

进入你的视线的陡坡是巧子岭。岭高路窄，要手胼足胝，小心翼翼地才能够到达山顶。据说：有人在山脚下捡到摔死的羚羊哩。当你想歇口气的时候，不知不觉来到了莲花山腹地。

莲花山筑有三间木屋，是大路口村巫姓人居住的。当年用于逃土匪、躲壮丁。自给自足，过着悠闲的隐居生活。木屋现已倒塌了。屋前、屋后开垦着斗笠般大小的梯田，还种有桃、柿、柚等果树，皆都荒芜，无人耕管。

休息片刻，往莲花山深处信步走去，映入眼帘的是大溪坑。溪流声声，两岸古木参天，有杉、樟、松等树木，溪两岸飘着红菇、杂菇、香菇、木耳的香味，还有榛子、勾圆、板栗、酸枣。溪不见头，亦难见到尾，仿若一幅绝妙的山水画。

接着，往上走，向上攀登，一片开阔地那是金顶上，爬莲花山没到金顶上等于没来。金顶上与横坑相连。这里，竹海千顷，一望无际。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队要打谷筴、箩筐都

是上这里砍竹、破箴。亦有妇女上这里来挖笋带回家做笋干，改善生活。狩猎的也常光顾，这里有老虎、野猪、豪猪、羚羊、山鸡、鹧鸪等奇珍异兽。如今，人们保护环境意识进一步增强，这一美好山水，谁也不忍心去毁坏。

上莲花山上还有另一条道，就是从大柏林公路上山。那是为建设山顶电视差转台和山顶森林防火瞭望台兴建的。走上山顶，人在云中，雾在脚下，眼前豁然开朗。置身其中，忘记了都市的喧嚣，忘记了工作的烦恼，忘记了名利之争，这时的你，定会想放声高歌，或诗兴大发，赋诗一首，献给莲花山。

莲花山，大自然的造化，我们应爱护她。

2002年12月1日



莲花山怪松

进了莲花山，一眼望去，群山纠纷，溪流环绕，山上山下尽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大的高入云霄需几人环抱，小的细如笔杆碧绿茁壮，高高低低层层叠叠，遮天蔽日莽莽苍苍，这是谁栽种的呢？无从问起，看那风倒的朽树狼藉满地，就猜疑它是自生自灭。那生长在土层厚雨水足的地方是得天独厚，而生长在悬崖绝壁上的即使有少得可怜的一点灰土，它也不哀叹时乖命蹇，不甘于没落沉沦，而是奋力拼搏，寸土必争。你看它那盘根错节，好像根须上长了眼睛，长了触须，能在几米外找到岩缝钻进去吸收营养，固定它伟岸挺拔的躯干。

在山涧里有一块像一间房屋大小的裸露岩石，上面长了一棵苍劲的老松，因无历史记载难考究年月，那上面的沙土盖不严几条主根，它像章鱼一样伸出几只有力的长脚牢牢的抱着这块大石，再把根须拖到地下钻进岩缝。有趣的是，开公路建山顶电视差转台时，不知谁在岩石的光滑面上用木炭写了赞颂松柏的诗句，向风的一面有一首不大清楚了，还勉强能辨认出：“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岂不惧凝寒，松柏有本性。”还有一首写在背风面，字迹清晰可辨：“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岩缝生长的古松，包涵着令人深思的哲理，它不但给你力量，给你启迪，给你信心，给你希望，而且也装点着这荒山

野峪，它更向你揭示出粗犷美是如何创造形成的。

生命就是这样，适者的生存规律尽管无情，但，一切适者都是战胜环境的强者。它告诉我们，生命就是拼搏。

1991年5月26日



撕裂的柳

不知在哪个漆黑不见五指的黑夜里，你折裂了——你是被惊炸的巨雷劈断的吗？还是被那狂烈无情的大风摧折的？

呵，太残酷了！

昔时何等伟岸荫郁的身姿，今天低下了高傲的头，静静，静静地安卧于浩瀚的植物宗族中。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还连嵌在未掘起的根上。但是，只要根还在，你就不会死；只要未离开泥土，你就还会生！

于是，在一个春天里，斑剥的树根上又冒出了新芽；

于是，在光和雨的淋浴下，折裂的躯干又长出了新的杈。

矫健的山鹰飞来了，为这不屈而又坚强的生命振翅欢呼。鸟雀们飞来了，在新生的枝头搭起一座希望的窝！

1991年10月12日

村头那棵枫树

每当我经过莲花山下上坑亭村，老远就能望见村头有一棵巨大挺拔、绿色葱郁的枫树，它一年四季，挡风蔽雨，点缀着小村的灿烂。

枫树很大，须有五、六个成年人才能合抱，树干直入云霄挺拔伟岸，树冠覆盖的面积足有二个标准篮球场大，至于树龄有多长，村中九十多岁的老奶奶说，她小的时候，就看见枫树是那么高那么大。

枫树下有个“十”字路口。南北走向，村里人称它老路或石砌路，它是古时候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1930年1月枫树默默地注视着从这里走出走进的白军、红军；注视着有一个魁梧大汉，戴着斗笠，身背大刀の军官——朱德率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经过此地，带领清流人民走向希望，走向美好的未来；它注视着—伙溃逃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在枫树下，残杀我受伤的红军士兵，用刺刀在枫树上留下累累伤痕，至今犹在。那般红殷红的枫叶似乎在诉说什么……

村里人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拖拉机路是在七十年代开通的。枫树目睹小村的人们在树下穿梭的身影。进出的肩挑手提让摩托车、汽车代替；松光灯、煤油灯被电灯取代；那愚昧陈旧的观念被现代文明更替，小村走进了文明、富裕的康庄大道。那富足洋溢在人们的脸上、身上，枫树有时亦会手舞足蹈

起来。

枫树是多情的。它和满脸都写着沧桑、心情沮丧的苦楮树，相依相拥，日夜相伴，仿若一对糟糠的伴侣，在诉说着那流金岁月，那悠悠往事。身旁的竹林就像是它们的儿女，个个出落得亭亭玉立，一表人才，煞是迷人。

枫树是无私的。盛夏，它给人清凉，使人感到痛快，可它自己，用繁密的树叶挡住头上烈焰的炙烤，到了秋季叶儿都变得通红通红。冬天，它为了给人充裕的阳光，宁肯落叶掉枝，也毫不吝啬，光明磊落地去挡寒风。春天来了它又蹦出绿芽。给渴望春天的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送来春天的温暖。

枫树是顽强的。它经历了大炼钢铁年代，松树、柯树等倒下了，灰飞烟灭，枫树亦然挺立，笑傲群雄。是的，它没有辜负大地母亲的期望，依然守望着、守候着。

我思念故乡村头那棵枫树，想它守候游子归去那份焦急的心情，那份企盼。我愿枫树四季长青，万古长存。

2003年3月15日

母亲，我好想您

有位诗人这样写道：“一千位母亲，就会有一千种爱；一千种爱，却都是一种情怀”。母亲，我永远缅怀您！

洗脚水

每当我回到嵩溪家里（父母住在农村），年迈的母亲就打老远赶来迎接我。她那爽朗的笑声、问候声常引起邻居羡慕的眼光都沾着“醋”味。“回来啦，儿子回来啦！”“吃饭了吗？我去烧火。”这时，母亲要是看见我神情高兴，她就会多唠叨几句，告诉我村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如果我脸上带着疲惫的样子，她就会静静地坐在一边，审视着我，也心事重重。稍事休息，母亲就会颠着颤悠悠的步子，端来一盆早已用手试过，热度刚好的水。

“累了就擦个脸，洗个脚，去休息。吃饭时我叫你。”母亲总是这样心疼地招呼着。

“端水那么重，我自己会来。要是摔倒了怎么办？再说，我都三十多岁的人了，自己会做嘛。”我老是这么责怪她。

每次，母亲都会笑着说：“母亲为儿子端洗脚水，那是前世的缘份，你做我的儿子，我是你的母亲，应该的”。

可是，母亲，我从来没有为您端过洗脚水啊！您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好惭愧呵，好羞愧。